

通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六

神道碑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畱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朔平  
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  
府君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  
鐸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容已落落善占  
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  
年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  
納人士公布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畱給事邸中久

之上其能即試公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  
知威州二十年稍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  
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尹未赴遭內艱於是御史  
廉得公威州鞏昌數事薦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  
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公明年制改肅政廉  
訪司即用公爲副使間歲自免去北過高郵樂其  
土風因畱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日以疾卒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副  
褚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之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濟浩迺克自力奉公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寔以四月辛酉其域距  
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本  
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傍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  
即俯拾俟有聞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  
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  
財吏展轉賂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名諭之曰兄弟  
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  
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抱持以哭  
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笞公即

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間不知有  
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寘  
於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  
拜曰我當答吏也公向脫我罪又勗我任今效節  
兵伍爲千夫長微公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  
草木枯盡僚吏請禱公曰得無以寃獄致是乎取  
某事按問得實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  
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  
而地實無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公急劾聞有旨罷  
其役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讎誣其有反牀州

若縣將織邏成獄公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有是  
乎即抵以法公仕雖蚤當官之日不多於閒放之  
時故其施爲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  
以熟者一二志焉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令充周  
而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會祖忠源仕金  
爲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  
也以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  
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嶺  
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先夫人郝氏贈榮祿  
大夫大司徒勳國公諡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  
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粘台氏先二年卒一子三  
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  
郎太常太祝濬承務郎太廟令浩蔚州儒學正壻  
曰程博組錦局使吳燾中書省掾盧亘翰林待制  
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姚庸奉訓大夫戶部員  
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昌順昌延昌  
隆昌昔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徃徃援琴以  
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

年距公墓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隧上之碑  
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尚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䟽䟽構之渠  
渠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謂德  
既儀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彌其盈不侈其傾以  
游於天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  
岡阜厚完有封斯阡以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為鐵木迭兒  
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  
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  
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  
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  
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  
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  
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  
朶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  
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  
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  
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  
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  
脅雷守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名雷守將罪之雷守昌言大奴所  
干非法不敢從它實亡罪丞相語訕得解去而中

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  
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  
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  
木迭兒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爲不  
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  
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子仁孝  
恐誠出 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  
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其後 仁宗皇帝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  
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  
惟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  
耶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顧爲是犬彘事耶坐者旣慙俯首  
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

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  
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 天子  
父亦覺其所譖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  
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灾直言會議廷中  
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  
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燄猶熾聞者失色言終  
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  
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  
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驛之鐵木迭兒之子  
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  
不遑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  
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  
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  
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  
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  
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  
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  
伎竒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



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狂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

時固以大器期之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

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刺罕定議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機察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

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間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

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件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

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況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

府事其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其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離用人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平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 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巖膠箝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燒猗彼爲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 天子尚孝押不防兕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爲凶殘遑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

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姦忠敷言萬方  
大道爲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  
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爾來者尚徵臣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 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  
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  
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  
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  
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  
統初 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

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  
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尚  
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  
去又以為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  
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  
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  
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  
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  
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

偶然哉公歿之後 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  
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  
士忽都魯都兒弥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  
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 上言之 上以為  
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  
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  
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  
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  
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

主簿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  
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  
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  
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  
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  
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  
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  
太中大夫落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

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  
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  
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  
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  
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  
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  
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適  
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  
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  
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  
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  
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

夫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  
詳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  
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  
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  
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

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沉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  
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  
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  
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  
方服闕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  
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  
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  
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  
曰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  
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  
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昔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  
間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  
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  
而奉親榆董滄瀨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  
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  
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  
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  
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建  
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

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  
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  
金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  
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畱之真揚  
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  
師父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  
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  
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  
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  
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  
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  
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  
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  
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揀解  
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

長卿爲同知即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間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

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寶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碎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

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  
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  
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  
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  
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  
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  
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  
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  
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  
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  
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  
君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  
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癉蝨賊陰消陽明君子  
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  
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  
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  
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汾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

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于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三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

敏沉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徇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城於江上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覘公方安卧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濕所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搔動衆必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

矣聞者避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  
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  
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  
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輩  
不法至陷圉圉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奪卒不能  
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  
大同楊刺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  
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  
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  
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

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  
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鞠獄鄴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湔洗  
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  
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扼之公與  
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  
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爲衛輝懷孟害公親乘  
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  
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戶張公集軍民發倉  
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

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爲患衛人德之興元命  
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頤指所及竭  
蹙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入年將九十旁無  
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陝  
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  
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毀過禮  
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爲振舉綱  
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  
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  
死陳請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絕域以贖前過

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蒞事即戒敕典兵之官  
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  
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  
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  
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  
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  
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  
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餉親王馬駝十之  
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  
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



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謚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序檢穴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返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

也恬於進取勇於為義卧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蓋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公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輜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為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前公卒今天人柏德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

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  
如兒捍患禦蓄奚翅已私事不辟難去必見思用  
夏變夷悅禮敦詩惟是頑犢化而柔慈萬里來歸  
兩鬢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龜  
著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韞于中未究設施不龍  
不蛇賢人嗟咨有藹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  
無愧辭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訖宋命 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廿二年行御  
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二十人薦于朝於

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于內艱辭亡何連詔

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名

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復

被旨集守令成將迫蹙上道廼行夏四月至京師

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

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

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

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

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闈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

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  
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召試教  
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  
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賈  
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  
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足坐廢  
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  
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  
謾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  
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恸賈旨臺

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  
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  
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門之者翁如  
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  
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  
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  
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  
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  
祕書省著作郎召宰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  
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

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  
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  
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  
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  
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竒氣風岸孤峭不能與  
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  
論儉宰老竭廢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蓋如  
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廼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  
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 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  
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  
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  
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  
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  
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  
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奮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  
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  
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  
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  
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自廣

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  
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  
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疊山  
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  
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  
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  
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  
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廼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  
柏松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旣闢人文斯一有  
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冰天  
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闕于佳城嗚呼先生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泰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  
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  
二月嗣子溫毀瘠纍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彛行  
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衣衾棺槨飾終之  
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  
敢以是託於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  
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擾中夏士族譜牒存者蓋

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  
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  
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父諱德裕有政  
事志不得奮發卒小官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  
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  
氏封河間郡太夫人弟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  
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  
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甚榮公起家辟署河  
南廉訪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東曹掾滿  
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  
蕪等處鐵冶提舉俄遷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選充廣平  
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  
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  
遷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  
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  
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贊叶上下  
議遣官出廩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飢衆難之公  
請異日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舖以  
活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

程功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辨爲最總  
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  
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即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  
公私俱便之小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諱訐未  
幾民恥健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  
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  
纒用饒民有婦妬妻妊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  
人欲有其家訟不決廼以子生月逆計母妻奴之  
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闔郡號神明盜僞以小鈔貫  
變作大鈔貫文如錢取鎔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  
坐勸醫講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  
鮮夫札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爲政具有方  
略要以惠恤元元爲本旣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  
不怠字書多楷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  
中書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  
總管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艱家居次子簡門  
廕補承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于氏祔塋  
並追封河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  
鄉政聞于時爲子而上賁其親爲父而垂裕于後  
可謂完也矣爲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爲徵耶是宜

銘也銘曰

爾車薄薄爾馬蹻蹻勿驅我隧域時君子宅有繹  
爾蘇有焦爾芻毋犯我松與萋時君子居若廣漢  
之明弗鉤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  
元之循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維吉時視予  
貞刻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公諱月合乃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  
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  
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浚都尚

書省辟為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

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

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

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

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絕河

而北見 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

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

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

中原久剝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

規度政修事舉士悅民附胥為大和



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餽饗六師悉發餉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隆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藍峇兒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戶遂試學子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于上

都之邸第訃聞内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勲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闊里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早卒次通迪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堦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戶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

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  
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  
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  
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我  
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  
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  
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  
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  
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  
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  
目於地下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  
老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  
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忍不泣  
而終銘之銘曰

有崛而起之孰趨而倚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  
懿矣我祖百年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啓之世多王  
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圮繩繩孫子思馬  
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翰林學士元公神道碑

馬祖常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

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嵩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紝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龔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

事振吾徒何能多言以飾愧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轉江淮間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會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終刑

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  
軍聲公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  
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  
於籍者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  
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  
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  
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  
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 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  
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  
以直郎太子文學 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

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與脩

成廟實錄明年

與脩

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

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

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

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 上必善之曰二

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 太皇太后既受尊號

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

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

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

免死徙皇慶壬子脩 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  
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  
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  
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  
惠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  
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  
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  
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 英宗  
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脩 仁廟實錄百官迎

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  
賞 英宗親裸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

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旣薨之三  
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  
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  
楊氏二世以下皆以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祕  
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祖妣高  
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郎同管勾蘆  
瀝鹽場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

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  
魏之苗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  
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  
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  
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  
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跡新而必  
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鑄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  
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  
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  
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

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龍聳聳贖力  
不克蜚聲夫衢名蕤蕤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  
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廼碩天藻拔縟琢圭璧五  
十四年返玄宅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八

神道碑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字木魯翀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

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宗

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

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

中書職仍舊名秋九月觀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

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



拜稱觴上萬歲壽御殘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殘  
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  
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  
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 仁皇出震召  
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 皇太后賜宴南園夏  
五月丐去陛辭 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勅  
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  
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  
朕即行之勅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餼遂加銀青  
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  
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  
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  
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  
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  
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  
事使三往廼起三月辛酉見 上嘉禧殿之後閣  
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 世祖皇帝效力潔  
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  
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  
見皇太子首以念 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

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  
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  
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  
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  
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  
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  
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計聞制贈推  
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  
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鄉祁州深澤人幼  
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 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

時大臣體

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

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竒之

群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

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

秉忠薦公參預九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觀

冊拜内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制皆

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

聖鑑通朗勅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

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 上召公

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 帝德無爲天下歸

之其象類此 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下  
下七年勅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  
儀司太保以公見 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  
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  
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  
薄禁游惰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  
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  
雨歲大熟踰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  
氏被誣殺人訟蔓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  
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喉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  
安事治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  
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  
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  
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  
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  
白金千二百兩二十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  
御史臺會聚欽臣荅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  
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抉  
上允勅衆勿沮利黨嘯結兇壬儼使旁午省臣御  
史掾吏民庶罹寗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

史封章言 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

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  
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  
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勅太宗正  
薛尺珩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  
極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  
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勲貴忠賢  
何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  
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今  
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

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  
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驚害  
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 上徐霽威  
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爛爲沮俄而告賊  
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  
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  
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  
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汎溢不蓄二十四年置尚  
書省柄臣顓政急賦讒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  
峻繩督務羸官緡徼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

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  
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  
張畧獲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  
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  
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貸簪珥作新尺  
符其妄廼已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  
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  
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  
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  
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  
書省臣鈐綜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  
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  
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間之耳凡政刑大務  
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  
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為刑部尚書公  
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  
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  
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  
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泊大都護往詰之左驗明

著平章者挾貴驚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勅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之有罪亦輕不重 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長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巖廊再舉列奏公廷爭剴切 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鋸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躄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 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及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勅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

蕩徙不常失禹故疏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  
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  
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  
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  
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  
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  
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  
漬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  
遏上決下漬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  
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漬  
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  
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  
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  
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  
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  
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閭外掠譽而內貪虐  
憲糾小有違言吠啞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徃來  
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廼感服其下稔惡會  
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惻

弱遂大慙謝逐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蒞政以吏選淆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負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勅不敢行駟使顓稟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䟽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唯

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慶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乏縮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蕪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餓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斂攘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髮而妻子田宅誅愚民託祝釐道徭賦倖習甘賄奏爲搃攝錫印章郡縣酋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



役時順德忠獻王荅刺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  
齊百度罷斜封汰冗貲絕寶貨約濫支節滯費量  
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賊律除虐禁明婚制阜  
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  
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愬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  
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  
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爲  
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翱翔上下畫佐  
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寰  
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

明睿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  
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  
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纈嚴繇飲食動  
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  
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  
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  
之於戲世皇長駕闊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  
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  
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

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  
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  
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  
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恒山峩  
峩大茂挺生尚公神峯綜秀始遇世皇邁績華  
勲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  
後先夷夔稷禹朱轡五馬衛源之滸里詠塗歌神  
明父母孰驚皇靈匕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  
孰斷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縱陸

梁摧我懈薦用立憲紀彝稜益大孰徇貪蠹柅我  
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鄰七表勇於告老天  
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南朝淵淵晒晒軒后之鑑  
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  
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  
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悟善數數之侯  
卿侯公百歲完潔其誰究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  
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天行嶙嶙滄易汙汙刻此銘  
詩相配無垠

大都路都總管姚云神道碑 李木魯翀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  
無所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其  
係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祿卒絳州  
觀察判官堊絳之稷山縣南陽里繇是世爲平陽  
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實字仲華甫冠辟兵馬門  
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及和衆主簿天祿公  
姿白皙美風矩童壯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  
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仁爲縣史  
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萄酒見竒之留  
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大帥揚關闕出薦其能  
於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  
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奏授架閣管勾秩  
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  
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衡州路明年春三  
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  
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  
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  
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  
年春召爲刑部尚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州不赴  
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  
廉訪司 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于陝西元貞元  
年春三月遷真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徙  
處士君柩合葬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真定大德  
三年春二月拜江西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  
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  
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  
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于位年七十  
有三公至元名臣勲德焯著其薨也朝廷悼惜吏  
士獲復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

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  
行中書參政知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  
曆己巳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  
采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為御史條奏宰相阿合  
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  
至於三氣沮情駭 上動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  
宥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 太祖之制干朕之  
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其事今祕世未有聞  
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為公危之太夫人  
趙君有賢識勗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

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  
得譴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 上歎曰是母子  
有古義烈勅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  
小敢普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徃間道  
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擗扶如神簿  
責死罪十有七械送輦下俄以宥貫經臺門大詔  
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檢行橐得賂侍御史安兀失  
納救免狀即桎取普而秘其事夜用巡符託訶邏  
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陞奏 上曰彼七  
死猶赦汝欲何爲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誰

任咎

上悟戮取普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其

一旣斥與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  
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  
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今憲不網蛇首二也  
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召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  
孛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之不便者  
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爲御史大夫  
公告之曰徃者悖叛蝟起鄣塞見聞今列憲宇內  
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  
縷縷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

上曰此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  
馳騎士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  
織苛毒公亢聲曰乘輿行狩戕害言臣宰相寧欲  
反邪捃拾無所得斥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  
開廩賑卹議者以擅罪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  
方兵興役民轉粟入畜顛踣公曰執政非策自蹙  
其本也投闕論奏改和糴疲瘵爲蘇留遷治書出  
憲淮西先是斬黃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以萬數  
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徙節湖北劾  
省臣楚國公罪以聞上閱其有勞爲痛治其黨  
會阿合馬敗大遣使治官憲遼東宣慰使阿老瓦  
丁權黨也侵暴尤橫召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  
書審事察冤正魁惡著公道使還即命長憲遼東  
公疾馳夜入詰旦莅事民懼吏愕郡縣竦動初遼  
朔旱蝗公至兩澍蝗滅其境域烏桓白雪故地也  
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教以稼穡詩書居  
數年農厓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年不  
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  
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

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  
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臺章以  
公詣平灤按總管劉捏古伯公至劉欲遁去公密  
令憲僉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  
徒會橋下謀拚其愆仲威得真公一問皆伏吏胥  
之黠而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  
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恃杖去之遠  
近震聳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寃從  
我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縣以橐鞬士從憲  
僉覘之信宿及蓊薈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  
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辨之賊果執遼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  
饑公曰吾忍視邪留粟賑糶使不敢沮民賴以生  
遼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  
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  
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握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  
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劫掠  
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譴民復其鄉者  
數千餘家帥臣昂吉而閩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

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奧其子亦握兵煽  
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  
陸梁自宋未有制者宋亡帥葆苾其徒通納賄賂  
縱其所爲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案  
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鷲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  
上聞帥鉅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  
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  
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  
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朮治書侍御史萬僧馳  
訊帥以罪廢已而赴關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

而斃淮境大寧丞相桑葛之黨虛平陽者尤劇其  
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蠹詢父老得郡邑田里  
真偽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遶西吳民  
子贖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至  
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  
衆服粟政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磴植柳代樵會  
斂爲紆真定都會南北駟傳雜沓事弊民痿大臣  
蠟真奏牧守非公不可遂尹真定導壅治禁生枯  
壯弱日聽愬訟鑿隱破堅動無泥閤人人竦愜衆  
走府治瞻判決優肆爲空初饋餼不充徵需日困



公以楮鏹貸民因母取息蕃畜孳豐廩稍闢大賓館水碓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謙從之區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而下不加擾憲人撫細故劾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廼慮獄囚厝平允雨大霑驛置新樂北阻泝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暝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泝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棄農瘠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爲允藥城盜殺人取財夜舁尸置民隆氏卽縣答伏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母辨賊無其子印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辟公詒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真盜遂獲黜吏退胥之在民間者不啻百數劫持官府而肥其家拂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廩之徒徃徃破產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辯公劭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繩桀驁挫強禦卹惇弱事至而斷豪右斂迹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

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  
官罪之制令尚廩芻稗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  
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洵懼公帥京屬  
從部白省竟以公謀寧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  
券姊嫠益貧弟賈益富姊嫠徵財弟曰有券即與  
姊憤愬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誅  
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毅  
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  
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  
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

淮

走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  
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  
難於輦養辭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  
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  
蓋嘗稽之鴻惟世皇神鑑睿筭長駕遠馭文武  
效能光輔丕業旬萬國冠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  
邪慝間出堯鰥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植風紀明  
目達聰以弘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  
莅方州滌巨蠹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憑  
其兇風槩氣節炳耀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

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揚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礫赫奕倂訪輯遺軼既久始備因歎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倂若先烈湮滅可勝惜哉叙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書著作郎卒倂內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大中統至元人傑斯寶匪寶璵璠惟天聰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我為冠讜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陞禱棟鬻餐魄褫魂悸宸宸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

庶儆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桓桓其勇夫夫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仇雖千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頽侯符三剖憲節六持義槩秋凜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怠其嚴溥洩溶溶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廟台鼎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益遠益思汾川西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李木魯翀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  
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

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  
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春  
秋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寧晉  
之金符鄉換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績以聞贈  
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  
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  
狀徵銘公碑神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

世居寧晉曾大考進晦彩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  
校尉考玉

太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欵附從太師國王木  
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  
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  
見之行事 裕皇位儲宮取勲舊子孫入侍公被  
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慎一日或因事進說明  
諒不阿 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  
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鷹  
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斂避不敢犯宰相

阿黑馬培克固寵希合之徒言利徼倖小吏耿熙  
告北京宣慰臣逋官緡若干萬既聞勅徵之熙懼  
失實增益制勅逮繫百餘人公䟽其妄熙獲罪  
裕皇賓天儲極虛位 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  
雖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  
初豫建太子天下歸心鶴馭上賓臣民憂懼惟早  
定大計以幸宗社章三上 帝俞其言俄勅皇孫  
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廼定二十四年憲河南時  
南北旣一無俚兇慝畧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  
徒於 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害非小建請嚴

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汪清占息民籍已再  
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  
清滅口取其妻孥貲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  
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潁兵朱喜始以避亂  
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署券  
免之隸潁兵籍已久喜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  
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決皆詣公愬之稽清  
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徵白之鎮  
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  
徇制下中書遣使收公案訊公䟽臺請聞有旨馳

召入見敷陳盡底蘊 帝大悅曰若人非素餐者  
勅省臺譙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賕敗清喜數  
百口脫虎啣繪公像事之二十七年置肅政廉訪  
司以新憲度明年公副使燕南河間鹽漕官守盜  
用賦緡十餘萬覈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  
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母相當則止餘有罪先  
是以民入兵限私田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  
下以來兵無寧歲今海內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  
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充給在民編者守令  
猶歲差富貧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永不可變請增

田額使無飢寒內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  
勅樞密召公等會議以真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  
詢簡得富民數百家充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  
服其平公以舊臣屢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  
年拜廣西肅政廉訪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  
諸道疾不赴 成宗皇帝即位元貞二年春使憲  
河東召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并汾旱饑請發粟賑  
哺全活者衆五臺大建佛廬勅中書擇銳事吏董  
役工部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  
蛇虺者百有餘人其時 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

以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甚非初意也微聽開悟  
減其役仍賜卹死者家宗王分土并門廩餼歲取  
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母息倍稱或不能償隸  
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縣官贖還其親者百  
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膳貲歲頒于官民瘼始蘇王  
嬖臣哈塔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款伏王爲之請  
弗聽王馳使譖公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  
愬公不法勅中丞崔或問之俄或卒駕還復愬詔  
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王禁戢藩僚民  
境晏寧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管不行七年遷汴

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  
望不敢以府屬眎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隱  
情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宋包拯公莅汴之  
四年歲次丁未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  
舟楫以逭漂溺民大懼公白省請䟽導順下勢家  
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也當任其責即行  
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礮手居鄢  
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趣工得萬人不日  
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  
學獎士脩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爲世名德

國朝文獻卷六十一  
三十四  
故姚文公燧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  
公鄉人也時賢言行優於志載其言曰

世皇天縱有為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  
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利害若疾痛嗜欲在  
己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  
音笑貌為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效善論也公夫人  
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曰鈞孫男三  
人洙浩以胄子隸業成均淵幼銳鈞皆有學行狎  
固知之其諸孫為胄子皆馴謹向學佳子弟也助  
教陳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浴謂  
裕皇左右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胄時也憲穆宿  
衛青宮行必循矩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靜一動  
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貳東臬位四品秩碣石醫  
閻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莅河南上觸廷怒下警  
狼貪 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還轡  
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礪于將太行西  
東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  
四封宋陳許鄭春陽誕充偏側將迎于此大府齒  
健而瘳猶憚叵處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髮蕭蕭



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鋼百其鍊肯柔繞  
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屹立不羣政預  
鈞輔遯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耄之顯高朗之  
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  
刻銘豐碑徵信博史

國朝文類卷第六十八

海